



# 鳴鏑風雲錄

梁羽生 著

伍



朝華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梁羽生  
作品集  
49

鳴鏑風雲錄

伍

梁羽生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鸣镝风云录/梁羽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2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87-0

I. ①鸣…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9730号

---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55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 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 可见到一组数码, 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 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http://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 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 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 目 录

|       |                          |      |
|-------|--------------------------|------|
| 第一〇九回 | 妖妇寻仇挑舵主<br>玉人联袂入京华 ..... | 1589 |
| 第一一〇回 | 访友攀交凭信物<br>还银结纳识英豪 ..... | 1601 |
| 第一一一回 | 镖局宏张豪士集<br>箫声低奏故人来 ..... | 1615 |
| 第一一二回 | 诡计阴谋来贝子<br>玄功暗运惩妖狐 ..... | 1627 |
| 第一一三回 | 伪善藏奸为虎伥<br>神功伤敌创妖狐 ..... | 1639 |
| 第一一四回 | 王府阴谋图篡位<br>天坛禁地动干戈 ..... | 1653 |
| 第一一五回 | 璧合珠联欣玉女<br>龙争虎斗闹金京 ..... | 1665 |
| 第一一六回 | 少侠代劳驱恶客<br>丐帮问讯探良朋 ..... | 1681 |
| 第一一七回 | 手握兵符图篡位<br>心悬故国计除奸 ..... | 1693 |
| 第一一八回 | 老妇义方能教子<br>英雄侠骨抗权臣 ..... | 1705 |
| 第一一九回 | 敢闯龙潭惊四座<br>假传圣旨走群豪 ..... | 1717 |
| 第一二〇回 | 强敌寇边思国土<br>天骄面圣谏君王 ..... | 1731 |
| 第一二一回 | 贝子深宫惊异变<br>名都旧友喜奇逢 ..... | 1743 |
| 第一二二回 | 重创狼狐搜密件<br>严惩虎伥破奸谋 ..... | 1755 |

|       |                          |      |
|-------|--------------------------|------|
| 第一二三回 | 岂是余情犹未了<br>每思前事辄黯然 ..... | 1767 |
| 第一二四回 | 雨暴风狂留异士<br>灰飞烟灭戏胡奴 ..... | 1779 |
| 第一二五回 | 富贵迷心宁叛国<br>强梁使气太欺人 ..... | 1791 |
| 第一二六回 | 敌友未明成混战<br>恩威兼济指迷津 ..... | 1803 |
| 第一二七回 | 奸细匿藏谋寨主<br>高人暗助惑英雌 ..... | 1817 |
| 第一二八回 | 揭破诡谋多变幻<br>难言心事倍迷茫 ..... | 1829 |
| 第一二九回 | 抱恨难消自作孽<br>忤情独有劫余灰 ..... | 1841 |
| 第一三〇回 | 岂缘无意曾相识<br>但得知心便有情 ..... | 1855 |
| 第一三一回 | 拼死护花凭一剑<br>求生盗酒斗双魔 ..... | 1867 |
| 第一三二回 | 父女团圆疑是梦<br>恩仇了结识前非 ..... | 1879 |
| 第一三三回 | 爱侣同来消宿怨<br>群魔齐集斗荒园 ..... | 1891 |
| 第一三四回 | 旧梦难凭休再问<br>故人无恙又重来 ..... | 1905 |
| 第一三五回 | 是何意态人中杰<br>不露锋芒寇已惊 ..... | 1919 |
| 第一三六回 | 狠挥妖氛欣聚义<br>喜成佳偶庆团圆 ..... | 1931 |

## 第一〇九回 妖妇寻仇挑舵主 玉人联袂入京华

黑风岛主一走，长鲸帮的帮主洪圻如释重负，说道：“幸亏你们今天来到，给我们黄河五个帮会消弭了一场灾祸。要是迟一天来，说不定就见不着我啦！”

公孙璞道：“黑风岛主是不是要强迫你们投降鞑子？”

洪圻说道：“是呀。我力不能敌，只好采取缓兵之计，暂时和他敷衍。昨晚我们五个帮主已经会齐，大家商量的结果，决意和他一拼，宁死也不向他屈服。只等今日一到长鲸帮，我们就要动手的了。想不到救星天外飞来，你们恰好就在今天到了这儿。事情这样解决，这真是最好也不过了。”

公孙璞笑道：“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呢，西门牧野这老魔头已经给厉岛主吓跑，料他是不敢再到禹城来了。”

洪圻越发欢喜，说道：“只要这两个魔头不在禹城，我们倒不怕和鞑子官兵作对。”

公孙璞说道：“金国现在忙于准备应付蒙古的入侵，对你们料想不会大动刀兵的。不过，若是蒙古大举侵犯中原，咱们江湖上的同道倒也是应该有点准备，大家合力同心才好。”

洪圻说道：“公孙少侠，我这条性命是你救的，今天你又给我们五个帮会解除灾祸，你要我们怎样做，尽管吩咐好啦。我敢代表五个帮会向你应承，你要我们赴汤蹈火，我们都在所不辞。”

公孙璞说道：“我是奉了柳盟主之命来和你们商谈双方合作，订立盟约的。我年轻识浅，哪值你们这样拥戴。”

洪圻说道：“公孙少侠，你客气了。我们五个帮会的上下人等，对你都是深感大恩，愿听你的吩咐的。这既然是柳盟主看得起我们，听她的话也就等于听你的话，我在这里就干脆的说一句，从今之后，我们都是她的属下，唯她马首是瞻，用不着说什么‘订盟’了，那太抬举我们啦。”

公孙璞道：“兹事体大，许多细节都还要商量，柳盟主的意思，大家还要携手抗敌，更能发挥力量。说不上谁统属谁。”

能够维持本帮的独立，洪圻自然更加愿意，当下笑道：“我是一个粗人，什么也不懂得。柳盟主的意思既然是这样，那么就请公孙少侠驾临敝帮，咱们从长计议吧。好在他们四位帮主也是正在我那儿，你什么时候来到，就立即可以商谈大事。”

谷啸风和奚玉帆是好友重逢，也是十分高兴。公孙璞与洪圻商量大事之时，他们也在交谈别后的经过。

原来奚玉帆正是要和厉赛英到金鸡岭去打听妹妹下落的。奚玉帆说道：“我曾经回过家里，听说扬州知府岳良骏已给金鸡岭好汉扳倒了，他被劫了官粮，上个月已给‘奉旨查办’啦。我家的老花匠说，金鸡岭好汉那次大闹扬州，谷兄也曾来过。他还说舍妹也曾参与其事，不知谷兄可知舍妹消息？”

谷啸风道：“不错，那次在扬州我曾见过她，但她如今又不在金鸡岭了。”

奚玉帆道：“她在哪儿？”

谷啸风颇感踌躇，不知要不要把实情告诉好友。他看了韩珮瑛一眼，韩珮瑛说道：“奚大哥，你知道了辛龙生的事情没有？”

奚玉帆道：“听说他死于非命，不知是真是假？”

韩珮瑛心里想道：“事情迟早他会知道，也用不着隐瞒他了。”当下叹了口气说道：“我告诉你，你可莫要伤心。辛龙生并没有死。”

奚玉帆怔了一怔，心想：“这是好消息啊，我怎会伤心？”

待到韩珮瑛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之后，奚玉帆这才知道妹妹与辛龙生已告仳离，当下黯然说道：“我早知他们是不能偕老的了！这样结局也好。”

韩珮瑛道：“个多月前，瑾姐和我们在舜耕山分手之后，她说要到江南去见辛龙生的师父文大侠，然后可能回家小住一个时期。你现在回家，正可以见得着她。”

此时洪圻与公孙璞的谈话已告一个段落，厉擒龙回过头来，说道：“玉帆，你们在谈些什么，谈完了没有，咱们可该走了。”

厉赛英道：“帆哥刚刚知道他的妹妹的消息，她已经回到家里去了。”

厉擒龙笑道：“那么你要跟他回家拜见你这位小姑的了？”

厉赛英面上一红，说道：“他家所在的那个百花谷是扬州的名胜之地，爹，你也和我们一同去吧。”

厉擒龙哈哈笑道：“只要你们不讨厌我这老头子，我当然也是要去会会亲家的。”

洪圻说道：“难得厉岛主来到，请让我稍尽地主之谊，多留两天才走。”

厉擒龙道：“我无所谓，但只怕玉帆要急于回家吧？”

奚玉帆虽然是归心似箭，但一来洪圻的盛情难却，二来他也想和谷啸风、公孙璞多聚一天，于是答允洪圻，今晚在他的长鲸帮过夜，明天才走。

哪知一到长鲸帮，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只听得大厅中人声嘈杂，其中一个苍老的妇人声音尤其刺耳，冷冷说道：“你们不必遮瞒，快叫黑风岛主见我！”

听这情形，这妇人似乎已经来了多时，长鲸帮的人已经告诉她黑风岛主不在这这里的了，但这妇人却是不肯相信，非得见着黑风岛主不肯罢休。

洪圻好生诧异，心里想道：“这妇人好生大胆，居然一个人就敢跑到长鲸帮来找黑风岛主寻仇！”

韩珮瑛“咦”了一声，和谷啸风说道：“这妇人好像是辛十四姑！”

此时长鲸帮的副帮主丁厚正在斥责那个妇人：“黑风岛主和你有甚梁子我们不管，你跑到我们这里闹事，却是不该。你再胡闹，我可要赶你出去！”

那妇人冷笑道：“我偏要胡闹，瞧你怎样赶我？”

洪圻忙跑进去，帮众大喜叫道：“帮主回来了！”

丁厚正在一掌向那妇人推去，想要把她推开，不料却给那妇人揪着，扭得他的手臂向后弯曲，丁厚忍着疼，额上的汗珠一颗颗滴下来。

丁厚练有铁砂掌的功夫，不料一出手竟然就吃大亏，洪圻大吃一惊，连忙喝道：“住手！你是什么人，来找黑风岛主作甚？”

谷啸风和韩珮瑛混在人丛之中，定眼一看，这妇人果然是辛十四姑。

辛十四姑放开了丁厚，说道：“好，你就是长鲸帮的洪帮主吧？你告诉黑风岛主，叫他不用躲避，只要他见了我把话说清楚，我和他的恩怨可以一笔勾销。”

洪圻说道：“你要找他，到黑风岛去找他吧。”

辛十四姑道：“胡说八说，我早已知道他和乔拓疆到了你这里，你还要骗我？”原来辛十四姑在任家逃出性命之后，自忖孤掌难鸣，是以又想和乔拓疆、史天泽等人重行结纳。

厉擒龙越众而出，缓缓说道：“黑风岛主是给我劝回黑风岛的，洪帮主并没有说错。”

辛十四姑想不到在长鲸帮会见着厉擒龙，这可是轮到她大吃一惊了。

说时迟，那时快，谷啸风与韩珮瑛已是并肩齐上，齐声喝道：“你找黑风岛主，我们也正要找你！”

辛十四姑游目四顾，看见了公孙璞、宫锦云等人也在人丛之中，不由得暗叫不妙。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辛十四姑心里想道：“必须抓着他们的一个人，我才有脱身之望。”她出手端的是快捷之极，洪圻等人本来是围住她的，一霎那间，不知怎的，就给她脱出了包围，但见她身形宛如水蛇游走，长鲸帮众人哪里阻拦得了？说时迟，那时快，她的青竹杖已是挟着劲风，向韩珮瑛背心的大椎穴点下。

厉擒龙喝道：“暗算小辈，要不要脸？”话犹未了，只听“叮叮”两声，谷啸风、韩珮瑛双剑齐出，反手一挥，恰到好处的把

辛十四姑的青竹杖荡过一边，余势未尽，两把长剑随着他们的身形旋转，直指到辛十四姑的面门。辛十四姑一招“横云断峰”，竹杖收回胸前一挡，化解了他们的攻势。

厉擒龙看得又惊又喜，心道：“谷啸风的七修剑法似乎还在他的舅父任天吾之上，韩珮瑛的蹶云剑法亦已尽得乃父真传，看来只是他们就可以抵敌得这个女魔头了。”本来他正准备出手的，看见谷韩二人抵敌得住，便也暂时改为袖手旁观了。

辛十四姑叫道：“厉岛主，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要乘机投井下石，那就和众小辈并肩齐上吧，我死在你手里，那也值得！”要知厉擒龙乃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角色，是以辛十四姑先用言语挤兑他，要令他不好意思插手。

韩珮瑛刷的一剑刺将过去，喝道：“你毒死我的母亲，又曾两次三番害我，我与你可是往日有冤，近日有仇！这笔账就只我们二人和你清算！”

辛十四姑道：“好，那就照江湖规矩办事吧。谷啸风是你的未婚夫，他和你联手，倒也应该。”

辛十四姑虽然也感觉他们的剑法比前更加精妙，但还是估计不足，以为凭着自己这身本领，仍然可以稳操胜算。故此口口声声强调“江湖规矩”，把其他的人撇过一边。厉擒龙是个武学的大行家，看了几招，却已越发放心，知道谷韩二人联手御敌，纵不能胜，也绝不至于落败了。当下冷冷说道：“好，咱们就照江湖规矩办事，但你若敢妄施毒，伤及旁人，那可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辛十四姑放下了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想道：“我不用毒功，也胜得了这两个小辈！”哪知心念未已，谷韩二人双剑合璧，已是把她的身形圈住，饶是她的一根青竹杖指东打西，指南打北，瞬息百变，也不过堪堪能够招架而已。根本就腾不出手施展她的歹毒的暗器了。

辛十四姑身上所藏的歹毒暗器，最厉害的两种一是毒雾金针烈焰弹，一是淬过剧毒的梅花针，这两种暗器都是一出手就会波及旁人的。但以厉擒龙的本领，辛十四姑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这两种暗器是决计伤他不了的。厉擒龙有言在先，她一用歹毒暗器伤及旁

人，他就定然出手，因此莫说辛十四姑此时已是腾不出手来，就是腾得出手来，她也是有所顾忌，不敢胡为的了。

大厅里长鲸帮一众人等，早已退过两边，腾出了一大片地方，可是谷韩二人双剑合璧，剑光的圈子却是越缩越小，不到一盏茶的时刻，已是把辛十四姑困在垓心，容不得她四处游走了。

辛十四姑又是吃惊，又是诧异，心里想道：“才不到半年之前，他们还不是我的对手，怎的只不过这几个月的时间，他们的剑法竟尔精进如斯。”

原来韩珮瑛与父亲会面之后，韩大维针对辛十四姑的竹杖点穴打法，教了她一套以飘忽见长的蹶云剑法，这半年来，她和谷啸风的七修剑法已是配合得妙到毫巅。

他们二人的功力和辛十四姑相差颇远，本来若是单打独斗，纵然他们曾得韩大维的指点，也抵挡不了辛十四姑的三十招的，但两人的剑法一配合起来，却是不但可以应付裕余，而且是稳操胜算了。

辛十四姑在剑光圈中东窜西闪，眼看随时都有中剑的可能，额上的冷汗涔涔而下。忽地“哇”的吐出了一口鲜血来！

说也奇怪，这口鲜血一吐，她的青竹杖一挥，力道忽地陡增，谷韩二人的长剑竟然给她荡开。辛十四姑倏地就从剑光圈中窜出，洪圻首当其冲，她一抓就向洪圻的琵琶骨抓下。

原来她自知难以幸免，一狠下心，使出了邪派功夫“天魔解体大法”。这“天魔解体大法”在自残肢体之中，功力可以突增一倍。但却极耗真气，过后至少也得大病一场。而且这种邪派功夫，也只能够收效一时，不能持久的。

辛十四姑急于脱身，此时已是顾不得厉擒龙的警告了。洪圻是长鲸帮的帮主，她只想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抓抓着洪圻，作为人质，便可脱身。

哪知厉擒龙一直目不转睛注视她，哪容得她偷袭成功？她快厉擒龙也快。就在她的手指堪堪要抓着洪圻琵琶骨的时候，只觉劲风飒然，厉擒龙也是挥袖在他们两人之间“劈”下，衣袖虽然柔软，但经过厉擒龙的内功运用，不亚于当中插下一柄利刀。

只听得“嗤”的一声，厉擒龙的衣袖给撕去了一幅，但辛十四姑给他的衣袖一拂，却是不禁连退了三步。厉擒龙喝道：“有我在此，可不能容你害人！”

说时迟，那时快，谷啸风与韩珮瑛双剑合璧，又已杀到。辛十四姑振臂一挥，青竹杖横架两柄长剑，“哇”的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谷啸风刚刚见识她的“天魔解体大法”的厉害，只道她这口鲜血一喷，跟着就有极其猛烈的反击，不禁吃了一惊。哪知这一次辛十四姑口喷鲜血之后，竹杖上的力道不是加强而是减弱，谷啸风力贯剑尖，一挑就把她的竹杖挑开了。

原来辛十四姑的“天魔解体大法”本就不能持久，加上给厉擒龙的铁袖功一击，元气大伤，此时她已是真的吐血了。

谷啸风一招“长河落日”，剑光划了一个圆圈，把辛十四姑迫得斜退两步，侧身闪避。他一招出手，便即叫道：“瑛妹，下手吧。”

原来他这一招精妙之极，辛十四姑必须如此闪避不可，这一闪避就恰好套在韩珮瑛剑势所及的圈子之中，等于是送上去受她一剑了。

韩珮瑛刷的一剑直指她的咽喉，辛十四姑的竹杖已是遮拦不了，忽地叹口气道：“我与你仇，但我也曾照料过你的爹爹，你爹答应过我的。……”

话犹未了，韩珮瑛剑尖一颤，疾刺过去，跟着喝道：“饶你不死，你去吧！”辛十四姑一声厉呼，倒翻出数丈开外。

长鲸帮的副帮主丁厚喝道：“妖妇，哪里走？”他要报适才的一掌之仇，不愤韩珮瑛放过了她。

辛十四姑竹杖一挑，丁厚大喝一声，劈手夺了她的竹杖，但辛十四姑的困兽之斗余力未衰，丁厚夺了她的竹杖，自己也不禁摔了一个筋斗。他还未曾爬得起来，辛十四姑已是翩如飞鸟的越过墙头去了。

厉擒龙把丁厚扶了起来，洪圻随着来到，失惊问道：“你怎么样了？”厉擒龙道：“不妨事，这妖妇业已给韩姑娘废了武功，强

弩之末，伤不了人啦！”

原来韩珮瑛刚才那剑尖一颤，乃是避开辛十四姑的咽喉，改刺她的琵琶骨的。只因她手法太快，挑断了辛十四姑的琵琶骨，洪圻、丁厚等人尚未知道。

洪圻吁了口气，笑道：“韩姑娘，你废了这妖妇的武功真是大快人心，但也还是便宜她了。”

韩珮瑛道：“论理这妖妇是死有余辜，但我爹确实是答应过不杀她只废她的武功。我是为爹爹遵守诺言。不过料她也不能为害人间了。”

宫锦云道：“上次她也曾自断琵琶骨，但她偷了我爹爹的千年续断，居然给她驳好断骨，仍然为害人间。”

厉擒龙笑道：“这次她的琵琶骨是给利剑削断的，伤口很深。她又曾用天魔解体大法自伤元气，不死也得大病一场。这一次是纵有千年续断，也不能复原了。”众人听他这么一说才放了心。他袖手旁观，竟能在一瞬之间，把韩珮瑛怎样削断辛十四姑琵琶骨的手法说得清清楚楚，韩珮瑛更是大为佩服。

聚集禹城的一众妖人，至此都已赶跑，走得一干二净了。长鲸帮上下自是兴高采烈，当晚置酒庆功，不必细表。

公孙璞代表金鸡岭义军与黄河五大帮会商谈定盟之事，一说便成。具体实施的细节，也都经双方洽商，一一得到十分圆满的解决。

第二天，各自分道扬镳，按照原来的计划，公孙璞与宫锦云转回金鸡岭向蓬莱魔女复命，厉擒龙父女与奚玉帆回扬州百花谷奚玉帆的老家，谷啸风与韩珮瑛前往大都，找寻震远镖局的总镖头孟霆。

洪圻知道谷啸风要赴大都，说道：“我们长鲸帮在大都安置有一个卧底的兄弟，开一间绸缎店作为掩护，你们两位到了大都，可以在他的绸缎店落脚。”谷啸风正自担忧到了大都人生地不熟，住在客店，风险太大，得洪圻替他解决这个难题，自是正合心意。当下接过洪圻给他的信物，便即告辞。

各人都已有了去处，只余任红绡未有着落。宫锦云本来邀她同

回金鸡岭的，但任红绡却要随谷韩二人同往大都。宫锦云知她心意是想到大都劝她父亲，当下叹了口气，也就由她和谷啸风、韩珮瑛一同走了。

路上韩珮瑛和任红绡谈起了辛十四姑之事，不胜感慨。任红绡道：“最幸运的是黑风岛主，他有一个好女婿和好女儿，看来今后大概是可以改邪归正了。我只担心爹爹不会回头，他只怕会像辛十四姑一样下场。”

谷啸风道：“我也但愿舅舅能够及早回头，咱们到了大都，见机而作吧。”心里却在想道：“舅舅假仁假义，比黑风岛主只怕还要奸猾，我可要随时提醒表妹，别要上舅舅的当才好。”

一路平安无事，到了大都。

洪圻安置在大都的那人原名叫丁实，乃是长鲸帮副帮主丁厚的弟弟。他的绸缎店开设在金京最繁盛的一条街道——东长安街。为了适合商人的身份，改个名字叫丁贵盛。

谷啸风恐怕和两个少女一同到那绸缎店去有所不便，和她们说道：“我是怀着洪圻给我的信物去找那个‘丁老板’的，到了那间绸缎店，必须见机而为，人多反而不好说话。你们不如在附近的一间茶馆等一等，待我和‘丁老板’说妥之后，回头来接你们。”

恰好在那间绸缎店对面街口的转角处就有一间小茶馆，可以望见得绸缎店的侧门。韩珮瑛笑道：“我正要吃点点心，我们就在这间茶馆等你一两个时辰也是无妨。倘若有事发生，你一声长啸我们就听得见。”谷啸风笑道：“咱们是找朋友，又不是找人打架，不会有事发生的。我见着了丁老板。只须把信物一交，他就知道我是什么来历，料想也用不了许多时候。”

哪知意外的事情虽然没有发生，但谷啸风却是见不着那个丁老板。

他到了那间绸缎店，心里想道：“长鲸帮的总舵在禹城，我说是从禹城来的，他们必然另眼相看。”

不料他还未曾开口，绸缎店的人已是对他“另眼相看”了，他一进店门，店子里的人都盯着他看，神情颇为紧张，有两个小伙计还似乎露出吃惊的样子。

二掌柜和他打个招呼，冷冷问道：“客官你要挑选什么货式，是批发还是零沽？”

谷啸风不觉有点诧异，心里想道：“素来听说大都的人最有礼貌，尤其做生意的人，即使做不成生意，对客人也是十分殷勤的，怎的他们却是这个样子，完全不像生意人的模样。唔，难道他们已看出我有个可疑之点？”当下答道：“我不是来买料的，我是来找你们丁老板的。”

“你找我们老板做什么？你是他的朋友吗？”二掌柜的面色更难看了。

谷啸风赔笑道：“我虽然不是你们老板的朋友，但却是他的一位老朋友介绍来的。”

“是谁？”二掌柜问道。

谷啸风道：“是山东禹城一位姓洪的老太爷，我就是从禹城来的。”

他这么一说，店子里伙计神情更紧张了。二掌柜冷冷说道：“我们的老板不在这里。”

谷啸风不知店子里人可不可靠，他怀中的信物是必须见着了丁实本人才能交出来的，当下只好问道：“他不在店里，那么可是在家里还未出来？”

那二掌柜只是简简单单答了两个字：“不是！”

谷啸风又再问道：“他在哪里，你可以告诉我吗？”

二掌柜道：“你为什么要找我们老板，我们老板可是不想有太多的‘应酬’的。”谷啸风心想做生意的人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丁实虽是冒充商人，也该学学别个商人的模样，哪有害怕应酬之理？这分明是他们的砌辞，不想我见他们老板的了。他可不知，二掌柜说的这个“应酬”乃是另有所指。

谷啸风没法，只好更多透露一点口风，说道：“那位洪老爷子托我送点东西给你们老板，我必须当面交给他。”

二掌柜道：“哦，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不可以我转交么？”

谷啸风赔笑道：“不是区区在下不敢相信你们，是那位洪老爷子这样吩咐我的。”

二掌柜道：“那你来得不巧了，我们掌柜出门收货去了。”

谷啸风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二掌柜道：“不知道。”口气更为冰冷了。

谷啸风当然不肯就此罢休，于是再问：“丁老板家住哪里？你告诉我好吗？”

不料二掌柜又是说道：“不知道！”

谷啸风不觉有点气起，说道：“你们老板家在哪里，你做掌柜的都不知道吗？”

二掌柜冷笑道：“你不相信我，我也不能相信你。京城里各式人物都有，你客官当然不是流氓，但我们做伙计的可得提防有人骚搅我们的老板。这是我们的规矩。对不起你了，你既然不是来做买卖，那就请你走吧！”

谷啸风怒从心起，但他可不能在店子里和人吵架，因为一吵起来，不但于他无益，甚至还会连累了丁实。

恰好此时又有几个客人来到，二掌柜和小伙计不再理会谷啸风，忙着去招呼客人了。

谷啸风强忍怒气，心里想道：“为了顾全大局，我暂且不和你们计较。现在还是先回去和瑛妹商量吧。”

韩珮瑛和任红绡在那间小茶馆里也和谷啸风的遭遇一样，虽没意外发生，却碰上一件有点奇怪的事情。

她们在里间小茶馆要了一壶龙井，几碟糕点，没多久有一个白衣少年进来，坐在她们对面的一张桌子，不停地用眼角斜瞟她们，对任红绡好像尤其注意。

任红绡小声说道：“瑛姐，你有留意这个人吗？贼忒忒的尽是在打量咱们，讨厌！”韩珮瑛只道这人是个无赖少年，说道：“别管他，他不惹咱们是算他造化。”

哪知话犹未了，这少年就走过来“惹”她们了。

那少年过来作了一揖，说道：“两位小姐打哪儿来的，咱们好像有点面善。”

任红绡怒道：“我从没见过你，给我滚开！”那少年斟了杯茶，说道：“就算我认错了人，小姐你也用不着这样生气呀。请容我说

几句话如何？你生气我斟茶给你赔礼。”

任红绡道：“谁喝你的茶！”口中说话，中指就向茶杯弹去。

任红绡跟她父亲练的是正邪合一的武功，她这一弹，用的乃是“隔物传功”的阴柔指力。这股力道传过去能伤对方的脉门，本领稍差的武林人物，都禁受不起她这一弹，没有练过武功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在任红绡的心目中，这少年不过是个流氓无赖，这一弹弹将过去，非痛得他像杀猪般的嚎叫不可。

不料只听得“铮”的一声，任红绡弹着茶杯，那少年竟是神色自如，若无其事。茶杯里的茶都没有溅出半点。

那少年笑嘻嘻地道：“小姐还要生气，那我只好自己喝了。对不起打扰了你们两位啦。”

禁受得起任红绡“隔物传功”这还不算稀奇，难就难在他能够举重若轻，丝毫不露声色地就化解了任红绡的指力，连杯子里的茶水都没有溅出半点。显然他的内功造诣，要比任红绡高明得多。

韩珮瑛吃了一惊，正在准备暗中出手帮忙任红绡，不料又是颇出她们意料之外，她们以为这少年占了上风，少不免还有一场啰唆的，这少年喝干了那杯茶之后，却是彬彬有礼的道了个歉，竟自走了。

韩任二人摸不透这少年的来历，再过一会，谷啸风也回来了。

韩珮瑛道：“怎么你这样快就回来，见着了丁老板没有？”

谷啸风苦笑道：“我吃了闭门羹啦！”把经过告诉她们二人之后，笑问她们道：“你们好像神色有异，可是也碰上什么意外的事情么？”正是：

人心险恶难轻信，致教吃了闭门羹。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